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四十四回 小孝女嶺上訪紅葉 老道姑舟中獻瑞草

話說林之洋惟恐小山憂悶成疾，不時解勸，每逢閑暇，就便談些海外風景，或講些各國人物以及所出土產之類，意欲借此替他消遣。談來談去，恰好小山向在家中，那海外各書，都曾看過，因事涉虛渺，將信將疑，不意今聽舅舅所言，竟有大半都是古人書中所有的，於是疑團頓釋。沿途就借這些閑話，倒也解悶。無如林之洋雖在海外走過幾次，諸事並不留心，究竟見聞不廣，被小山盤根問底，今日也談，明日也談，腹中所有若干典故，久已告竣。幸喜多九公本係呂氏至親，兼之年已八旬，向來呂氏、小山，也都時常見面，到了無事時，林之洋無話可談，就把多老翁邀來閑話。多九公本是久慣江湖，見多識廣，每逢談到海外風景，竟是滔滔不絕。一路上不獨小山解去許多愁煩，就是婉如、若花也長許多見識。雖不寂寞，奈小山受不慣海面風浪，兼之水土不服，竟自大病，臥牀不起。足足病了一月，這才好些。眠食雖然照舊，身體甚弱。不知不覺，已交新春。這日到了東口山，將船泊岸。林之洋說起當日駱紅葉打虎一事：「妹夫因他至孝，甚為喜愛，曾托業師尹大人作媒替外甥求婚。後來到了軒轅，接著尹大人書信，才曉這段婚姻業已定了。」小山道：「前者甥女看見父親行裏內有書一封，內中提著兄弟姻事，甥女正要請問舅舅，後來匆匆忙忙，也就忘了，適聞舅舅說起，才知有這緣故。今既到此，甥女自應上去探望，問他何日才回家鄉，日後住在何處，彼此也好通個音信。況他既能打虎，若肯陪伴甥女同去尋親，那更好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甥女這話甚是。但你身子甚弱，上面山路又不好走，這便怎處？」小山道：「將來到了小蓬萊，甥女還要尋訪父親，若怕難走，豈有不去之理？好在甥女前在家中，已將腿腳練的靈便，如今正好借這山路操練操練，省得到了小蓬萊又要費事，此時身子雖弱，借此走走，倒可消遣消遣。」林之洋點頭。隨即帶了器械。婉如、若花也要同去。林之洋托多九公在船照應，帶了幾個水手，一同登岸。小山姊妹三人一同攜手慢慢上了山坡，略為歇息，又朝前進。走了多時，歇息數次。才到了蓮花庵。

走進裡面，並無一人。正在詫異，只見庵旁走過兩個農人，林之洋上前訪問駱太公下落。那兩個農人道：「我們就是駱太公佃戶，自從前年太公去世，駱小姐搬到水仙村居住，就把這些田地賞給我們種了。此山大蟲，虧得駱小姐殺的一乾二淨，我們才能在此安業。今年正月，駱小姐忽把太公靈柩搬去，聞得要回天朝，不知何時才來。這位小姐在此除了大害，至今人人感仰。但願他配個好女婿；也不枉眾人感戴一場。」小山聽了，悶悶不樂，只得同眾人仍歸舊路。慢慢來到岸邊，離船不遠，只見多九公站在岸上同一年老道姑在那裡講話。一齊進前，看那道姑身穿一件破衣，手中拿著一枝芝草，滿面青氣，好不怕人。林之洋道：「這個花子既來化緣，九公就該教水手隨便拿些錢米與他，同他談甚麼！」

多九公道：「這個道姑瘋瘋顛顛，並非化緣。手中拿著靈芝，口裡唱著歌兒，要求我們渡到前面，他將靈芝就算船錢。及至老夫問他渡到甚麼地方，他說要到『回頭岸』去。老夫在海外多年，從未聽見有個甚麼『回頭岸』。這樣顛顛倒倒，豈非是個瘋子麼？」只聽那道姑口中又唱起歌兒。他唱的是：

我是蓬萊百草仙，與卿相聚不知年；  
因憐謫貶來滄海，願獻靈芝續舊緣。

小山聽了，忽覺心中動了一動，連忙上前合掌道：「仙姑既要渡過彼岸，我就渡你過去。不知那枝靈芝可肯見賜？」道姑道：「女菩薩如發慈心，渡我過去，這枝靈芝，豈敢不獻？況女菩薩面帶病容，非此不能平復。」小山道：「既如此，就請登舟，我們也好趨路。」道姑聽了，即同三人上船。多、林二人望著，不好攔擋，只得收拾揚帆。

多九公道：「他這靈芝，並非仙品，唐小姐須要留神，不可為妖人所騙。老夫前在小蓬萊吃了一枝，破腹多日，幾乎喪命，近來身體疲憊，還是這個病根。」道姑道：「這是老翁與這靈芝無緣，其實靈芝何害於人。即如桑椹，人能久服，可以延年益壽；斑鳩食之，則昏迷不醒。又如人服薄荷則清熱；貓食之則醉，靈芝原是仙品，如遇有緣，自能立登仙界；若誤給貓狗吃了，安知不生他病？此是物類相感，各有不同，豈能一概而論！」多九公聽了，曉得道姑語帶譏刺，只氣的火星亂冒。

小山把道姑讓進艙內，同婉如、若花一齊歸坐。正要問話，那道姑把靈芝遞給小山道：「且請女菩薩把這仙芝用過，滌蕩滌蕩凡心，倘悟些前因出來，我們更好談了。」小山接過，一面道謝，一面把靈芝吃了，登時只覺神清氣爽。再把道姑一看，只見滿目仙風道骨，極其和藹，臉上並無一毫青氣。因向婉如耳邊暗暗問道：「這位仙姑臉上本有一股青氣，此時忽然不見，另變做慈善模樣，你可見麼？」婉如暗暗答道：「他的臉上那股青氣，妹子看著正在害怕，姊姊怎說不見？這也奇了！」

二人正在附耳議論，只見道姑道：「請問女菩薩：《毛詩》云：『誰知鳥之雌雄？』此言人非其類，所以不能辨其雌雄。不知這些鳥兒，他們可能自辨？」小山道：「他是一類，如何不辨？自然一望而知。」道姑道：「既如此，何以人仙就不各有一類呢？《易》云：『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。』女菩薩若明此義，其餘就可想見了。」小山不覺付道：「怎麼我同婉如姊妹暗中話，他竟有些知覺？好生奇怪！」因問道：「請教仙姑大號？」道姑道：「我是百花友人。」小山暗暗詫異道：「他這『百花』二字，我一經入耳，倒像把我當頭一棒，只覺心中生出無限牽掛。莫非『百花』二字與我有甚宿緣？他說他是『百花友人』，若以『友人』二字而論，他非『百花』，可想而知。俗語說的：『真人不露相。』我且用話探他一探。」

因問道：「仙姑此時從何處至此？」道姑道：「我從不忍山煩惱洞輪回道上而來。」

小山暗暗點頭道：「因其不能容忍，所以要生煩惱；既生煩惱，自然要墮輪回了。此話不知說的還是『百花』，還是『友人』？含含糊糊，令人不解。他這言談，句句含著禪機，倒也有些意味。」因又問道：「仙姑此時何往？」道姑道：「我要到苦海邊回頭岸去。」小山付道：「據這禪語，明是『苦海無邊』『回頭是岸』了。」

連忙問道：「那『回頭岸』上，可有名山？可有仙洞？」道姑道：「彼處有座仙島，名喚返本島；島內有個仙洞，名喚還原洞。」小山不等說完，即又問道：「仙姑所訪何人？」道姑道：「我所訪的，並非別人，是那總司群芳的化身。」小山聽了，心中若悟若迷，如醉如醒，不知怎樣才好。呆了半晌，不覺下拜道：「弟子愚昧，今在苦海，求仙姑大發慈悲，倘能超度，脫離紅塵，情願作為弟子。」

這裡小山只願求那道姑。那知多九公因被道姑譏刺，著實氣惱，因同林之洋暗在前艙竊聽。今見小山如此光景，因向林之洋道：「令甥女不知利害，受了道姑蠱惑，忽要求他超度，若不急急把她趕去，只怕唐小姐還有性命之憂哩！……」林之洋不等說完，一腳踏進艙去，指著道姑道：「你這怪物，敢在俺的船上妖言惑眾？還不快走！且吃俺一拳！」小山忙攔住道：「舅舅：他是真仙，不可動手！」道姑冷笑道：「『纏足大仙』何必動怒！我今到此，原因當日紅孩大仙有言，意欲稍效微勞，解脫災患，庶不負同山之誼；誰知無緣，竟不能同在。幸而前途有人，諒無大害。」因向小山道：「此時暫且失陪，我們後會有期，大約回頭岸上即可相見。」

說罷，下船去了。小山埋怨舅舅，不該把這道姑得罪。林之洋道：「俺不看甥女情面，早已給他一頓好打，如今還算待他好的。」小山道：「剛才仙姑忽把舅舅稱作『纏足大仙』，彼時我見舅舅聽他相稱，臉上忽然通紅，不知何故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你看他瘋瘋顛顛，隨嘴亂說，俺那有工夫同他搬駁，只好隨他說去。」小山見林之洋支吾，不便細問。走了幾時，不獨百病消除，只覺精神大長。

這日船泊水仙村。小山因東口山農人所言駱紅葉之事不甚明白，即托舅舅上去訪問，原來廉錦楓已於正月同駱紅葉回家鄉去了。林之洋得了此信，隨即回來。離船不遠，忽見海中攛出許多水怪，跳在船上，一個個青面獠牙，跑進船去。適值眾水手都在岸上。林之洋喊叫：「快些上船放槍！」眾人手忙腳亂，才上三板，還未渡到大船，那些水怪忽從艙內把小山拖出，一齊攛入海內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